



《读者》签约美文作家丛书



YZLI 0890083008

我是你的 如花美眷

◎ 凉月满天 著

WOSHINIDERU
HUAMEIJUAN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

《读者》签约美文作家丛书



我是你的 如花美眷



YZLI 0890083008

◎凉月满天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你的如花美眷/凉月满天著. —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2011.5

(《读者》签约美文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484-0518-4

I. ①我... II. ①凉...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1620 号

书 名:我是你的如花美眷

作 者:凉月满天 著

责任编辑:张凤涛

责任审校:陈大霞

装帧设计:恒润设计

出版发行: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-9 号 **邮编:**150090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

网 址: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(0451)87900272 87900273

邮购热线:(0451)87900345 87900299 87900220(传真)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787×1092 **1/16** **印张:**15 **字数:**200 千字

版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84-0518-4

定 价:21.8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 **服务热线:**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

目录

第一辑 一直在一起

- 当蜜蜂爱上蝴蝶 /2
多多和兜兜的爱情故事 /8
小气鬼和贪财精的乌龙爱情 /14
请你驯养我 /19
我是你的宠物 /24
一直在一起 /30
等你回来 /36
你敢不敢跟我私奔 /41
爱你是我忍不住 /47
爱情鱼 /52
和青春说再见 /56
王子和灰姑娘的另一种结局 /59

第二辑 麦田守望者

- 麦田守望者 /62
诺言 /66
蝴蝶效应 /71

夜深忽梦少年事 /76

丑小鸭为什么不肯嫁给天鹅王子 /81

“冬至”的爱 /85

隐藏在程序里的爱情 /90

秋天的童话 /95

棘网深陷 /101

原罪 /106

锦缎灰 /111

忧伤的红睡衣 /115

手心里的伤 /120

第三辑 因为你爱我

因为你爱我 /124

插花女孩 /126

不不不 /128

青春里的爱情像句禅 /131

雪化了,看见爱 /134

“珍珠”项链 /136

生活是可以改变的 / 139

再婚,用幸福怀念幸福 /141

过过日子,数数钱 /143

沙变珍珠 /146

我是你的如花美眷 /149



第四辑 傲慢与偏见

- 上当时代 /154
- 苗条尾巴霜 /156
- 红袖添香,绿袖添饭 /158
- 傲慢与偏见 /160
- 玫瑰和匕首,微笑与毒药 /162
- 谁是你妹妹 /164
- 小资得可耻 /166
- 欢无情 /169
- 不和虐待钱的人做朋友 /171
- 闺蜜不是蜜 /173
- 金鱼和木鱼 /175
- 汉娜的羞耻 /177
- 贪欲,人性的随想 /1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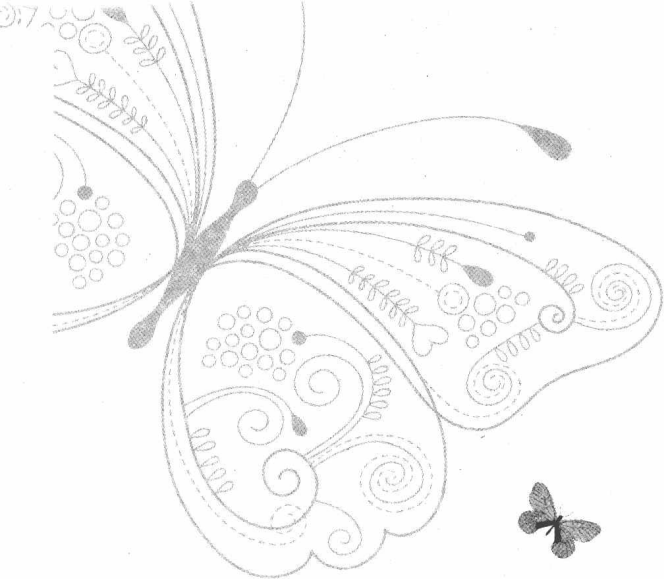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辑 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开始

- 千万不要把点当成圆来看 /182
- 让自己的方法变成对的方法的方法 /184
- 篱笆外面 /187
- 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开始 /189
- 一等斗鸡如何修炼成功 /192
- 我们都有一千种方法喜悦地生活 /194
- 只需几粒扣子 /197

目录

- 攻守人生 /199
我不出监狱,谁出监狱 /201
气节如花 /203
没有一件事是不幸运的 /205
只有我,只有风 /207
一条通向灵魂的道路 /209
人生难得的不是知音 /211
时光如同利刃 /213
硬冰上开牡丹 /215
他人不是地狱,也不是天堂 /217
种瓜不为得瓜,为的是看花 /219
生活在鲜花与掌声之外 /221
从狂奔的列车上走下来 /223
坐在路边鼓掌的英雄 /225
爱干净的小和尚 /227
先搬山,后摘花 /229
空气里跳舞的鱼 /231





第一辑

一直在一起

当蜜蜂爱上蝴蝶

“最后一个节目，小提琴独奏《梁祝》，演奏者：艾诗妍。”

台下掌声如潮。

报幕员是我，演奏者也是我。我是我们学校联欢会的主持人兼台柱子。当我拿起小提琴，开始专心致志地演奏，掌声偃息，每个人都好像看到两只绝美的蝴蝶在透明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，舍不得出声惊扰。

我的小提琴有生命，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。这首曲子也有生命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
艾诗妍，女，二十一岁，上海一所知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，主修弦乐，下半年就要出国深造。这场送别师姐师兄的毕业演唱会，算是给自己辉煌的履历小添一笔吧。

没想到却遇上踢馆的。

恍惚间花香如海，蝴蝶围绕，数千学生的眼睛齐刷刷盯着台上，我感觉不到。我沉醉在自己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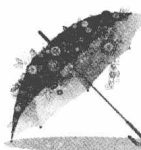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台下一角却有吉他的声音突兀而起。也是《梁祝》，声线略低，质感有些粗糙，却自有一种粗犷难言的味道；衬着小提琴圆润如丝的声响，像是一声声婉转低叹的对唱。我心里叹息，这谁呀这。

观众也呆了，就那么张大嘴巴，眼睁睁看着一个家伙一边弹着吉他，一边漫步走上舞台，和我单挑。

我一分神，差点拉错一个音，吉他手一边摇摆着身体配合节奏，低倾着头弹拨琴弦，一边轻斥：“专心些！”

我更无语了，只好专注拉琴。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乐器居然也能配合得





无比美妙，一曲终了，掌声雷动。

联欢会的结束，也就预兆着漫长的假期到来。

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。那个和我在舞台上作对的家伙。

他叫骆言，是不远处一家酒吧的驻唱吉他手，这都是事后听人说的。他那次纯粹来玩，结果无事生非。

此刻他斜靠着一辆摩托车，叼着烟，抖着腿，百无聊赖，看见我来，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打招呼：“嗨。”我目不斜视地走过。

他慢慢跟着我：“美女，交个朋友吧。”

“对不起，没兴趣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有啊。”他锲而不舍。

我冷哼一声，继续高傲前行。风吹起我的长发，让我觉得又酷又爽。忽然，“哎哟”，我捂着脸叫了一声。

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这家伙一脸紧张地凑过来，“眯眼了？别动别动，我吹吹。”

我吓一跳，赶紧往旁边躲。

“怕什么！”他强扳过我的脸，轻轻翻开眼皮，呼地猛吹了一下，“好了！”

我反复揉了揉，嗯，好了。

然后，他突然捧起我的脸，在我嘴上亲了一口。

“你！”我气坏了。这人初次见面即是挑衅，再次见面又改调戏，你当你是高衙内啊！

我扇了他一个耳光，“啪”！转身就走。

他满不在乎地笑一声“没见过世面的小妞”，骑着摩托从我身边飞驰而过，我气得拾起一块石头丢过去，可惜太远了，打不着。

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是被我一帮朋友怂恿去酒吧看帅哥，只是我没想到帅哥就是他。

这家伙唱歌时声音浑厚沧桑，眼睛闪闪发亮，飞跃跳动的舞姿配着微微挑起的坏笑的嘴角，让整个酒吧里的人都为之疯狂。

“嗨，小妞，又见面了。”他跟我打招呼，乐队的一班小子挤眉弄眼地坏笑。

我把脸扭到一边。

晚上回家，意外在楼下看见了他。他还是斜倚在摩托车上，还是指间夹着香烟，还是黑黑的发丝垂下来遮住眼睛，抬起头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坏笑。我的心却在怦怦快跳。走到对面，立定，站住，等他狗嘴里吐出象牙，或者吐不出象牙。

他抬起头，黑色的眼珠像猫似的闪闪发亮：“艾诗妍，我喜欢你。”

“我不喜欢你。”

“不管。我爱你就好了。”他想了想又补充道，“反正迟早你也会爱上我。”这家伙还真是，真是自大，自大加一点。

不过他倒没说错，我悲哀地想着：说不定我已经爱上他了。真倒霉。

骆言要走了，去广州，组建一个乐队，打天下。

三个月后我也要走，去美国，继续我的小提琴学业深造。

他就要消失在进站口。不许回头，不许回头。我跟自己拼命说。还是忍不住回过头，却见他把手脖子伸得像长颈鹿，拼命向这边望啊望。

三百米的距离，好像已经远隔重洋。

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我飞奔过去，一把抱住他：“让我跟你走吧，好不好？”

“傻丫头，”他不再调侃轻薄地叫我“妞”，却无限温柔怜惜地摸摸我的头，“会很苦的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就这样，我跟着他上了南下的火车。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，忘了我的学业，我的小提琴，我那大洋彼岸的新世界。我只记得我爱他，而他也爱我。

只是我却不知道，爱是不能当饭吃的。

骆言的乐队接不到单子，连生存都成了问题，所以我需要给自己挣饭吃，也要给骆言挣饭吃。

我在油腻腻的盘子上磨砺着我的手指，然后给一个小孩教“哆来咪”。

我们很快开始吵架。刚开始吵架的时候我还哭，他还哄，后来我也不哭了，他也不哄了，话越说越厉害，像尖利的刀切肉割皮。就这样我们也不肯分开，绝望和后悔像道粗绳索，把我们俩紧紧绑在一起。爸爸辗转打来电话，说再不回



去他就要被我气死。可是我不肯,我跟他说:三个月,给我三个月。也许把我们绑在一起的,还有爱情。

是的,我们还在相爱,爱到我忘了我的小提琴。

终于,骆言的乐队被一家酒吧聘为驻唱,他很兴奋,我也替他高兴;正好我做家教也满了一个月,挣了两千块钱的工资,打算跟他分享这份欣喜。等我找过去的时候,演唱正好结束,一个女孩子发色缤纷艳丽,也背一把吉他,在他脸上“破”了一下,像个炸雷,我听见了。骆言摸摸脸,却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气。我转身就跑,骆言从后边追。我被他拦腰抱住,发疯一样踢打,他死不松手。到最后我闹得没力气,坐在地上哭得声嘶力竭。

第二天我肿着一双灯泡眼去做家教,那个离婚了的男主人看见,很关心地问了我一句:“呵,跟男朋友吵架了?”我连掩饰的力气都没有,只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。他说:“一个女孩子,举目无亲在这里,一定要和男友搞好关系呀。”

结束后,他拿起外套,说外面下雨呢,我送你吧。我赶紧拒绝,说不用了,不用了。他说:“怕啥,还怕我吃了你?来,小杰陪我一起送姐姐,这下放心了吧?”

半个小时后,我站在出租屋外边,不敢邀请他进去,里面实在太寒碜。他像大哥哥一样拍拍我肩膀:“进去吧,我还有事,小杰也困了。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我摇摇手。他开车走了。

我一步一步下到地下室,骆言阴沉沉地坐在床上抽烟。

“今天回来早了?”我问了一句。

“怎么?怕我坏你好事?”话里浓浓的火药味呛得我想打喷嚏。

“你什么意思?”我转身怒对。

又一场大吵开始。

三天后,我如约再去做家教,却被告知:“对不起,你男朋友帮你辞工了。”骆言!我知道乐队是你的生命,所以我没有阻止你;可是工作维系着我的尊严,却就这样被你掐断了。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吗?

我怒气冲冲找过去,却是几个人正喝得醉醺醺。一个家伙拼命大嚷:“终于要出唱片了,终于要干大事业了,哦耶!”上次亲吻骆言的女孩子扑到骆言身上,骆言推她几次没推开,干脆拥吻在一起。我沉默地从这帮神智不清的家伙

身边走开。

当天晚上，他还在睡，我留下一张纸不辞而别：

“骆驼，我走了。不要来追我。我们还没学会怎么爱，就盲目地爱了起来，糟蹋了一场好缘分，真可惜。我们还没过满三个月呢！明知道蝴蝶飞不过沧海，蜜蜂虽然能够酿蜜，却酿不了一个甜蜜的未来，为什么还要纠缠在一起不肯分开？好好干你的乐队吧，我也好好拉我的小提琴，那才是我们的生命和尊严所在。将来我们各有天地，不会再有交集，保重。”

此后我们真的再无交集。哪怕他后来统领起一个很帅的乐队，风靡全国；而我也已经是交响乐团里的首席小提琴师。

十年后，我应邀回国，为我的母校演奏乐曲。

接机的老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带另一半来，我告诉他们我成大龄剩女了，没人要，他们都不信，然后告诉我和我一同应邀的，还有一个乐队，这个乐队的名字叫“艾妍艾诗”。一个女性化的名字，却是几个大男人压场子。

我的提琴仍旧是压场演出，《梁祝》的旋律再一次缓缓响起来，两只蝴蝶在脑海中翩翩起舞，我闭上眼睛，沉醉不已。忽然，吉他再一次响了起来，我睁开眼睛，就这么看着骆言一边弹着吉他，一边一步步走上来，相隔十年后，我和他再次同台。

他的吉他声仍旧声线略低，却是莫名的飞扬激越，刺激听觉。我的小提琴仍是圆润如丝，却又有一种振翅欲飞的急切，两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彼此追逐，彼此融合，彼此超越，听众如入武陵源，落英缤纷，芳草鲜美。

直到演出结束，他歪着嘴角对我笑，眉目一如当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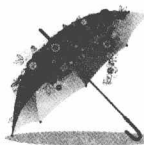
台下掌声如潮，他却一把拉起我的手，一个虎跳蹦下舞台，不顾我穿着高跟鞋险些崴了脚，下令：“跑！”

我这个有名的小提琴手，就这么傻傻地跟着他跑出了礼堂，跳上了他的摩托车，耳边风声飒飒，我紧紧搂住他的腰。

好不容易跑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湖边，他一把拉住我，我推开他的脸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亲你呀。”他招人恨地直说，“怎么了？”





“对不起，我有男朋友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的脸瞬间垮了下来。

“对。”我点点头，火上浇油，“马上就结婚了。”

他拿出一支烟，露出狼一样的尖牙，把它点燃，衔在嘴里，一会儿抬头，一会儿低头，沉默地思考。我盯着他，好像看见一只蝴蝶停在花枝上轻轻扇动翅膀，也许一会儿它就要飞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把烟头猛地攥在地上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似的：“管你有没有。没有最好，有我也给你拆散了。因为这个世界上，最爱你的人是我。”

我哭笑不得，你要不要这么自信过头啊：“爱我也没用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会去找你的。这次不会让你跑掉了！小艾，哪怕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的不开心，也胜过老了以后，再也找不到比在一起更为开心的事。”

心底深广的骄傲就这样被蛮不讲理的宣言打败，我心说看吧看吧，这就是蜜蜂爱上蝴蝶的结果，不过还好，也许一人贡献一只翅膀，我们真的能够飞越沧海。骑着音乐一起飞翔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爱。

多多和兜兜的爱情故事

“多多”是我的狗，“兜兜”是她的狗。别人家的狗都是苏格兰牧羊犬、阿拉斯加雪橇犬、德国黑背、哈士奇之类的，体型巨大，姿态威武，只有我们俩的狗都是小猎肠，又矮又胖，像小板凳。且两狗一个毛病，主人欺负人的时候它们叫得比主人还响；主人被欺负的时候它们逃得比主人还快——全是欺软怕硬的主儿。

有了这个共同的情感基础，我和她也就自然而然走到一起了，而且各多一个外号，我叫“多多”，她叫“兜兜”。

其实吧，也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，爱情嘛，总是会需要一点小小的争取的。

一次，牵着狗走在街上，我侧头看她的脸，太小了，一个巴掌护去多半个，搞得我总是莫名其妙想保护她。于是我说：“哎，有没有男朋友？”

“吹了。”

“那，考虑考虑我呗。”

“凭啥？”

“凭我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神见神发呆……”

“接着扯。”

“凭你喜欢我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看，”我一咬牙，把脸狠狠一抹，不要自尊了，“我请你吃过饭吧？我帮你夹过菜吧？刚才一辆车开那么快，我不是还把你护在身后了吗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也没表示过反对，对吧？”





“咯咯咯，”她笑得弯了腰，“见过不要 Face 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 Face 的。”

“那再怎么说我也算是不要 Face 一极品了。答应吧，好不好？”为了诱惑她，本少爷把撒娇的杀手锏都使出来了。

“不。”她倒是回绝得干脆利落。

我差点坐地上。

“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，快说。”我喜出望外。

“三年内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不许不理我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

“三年哪， 365×3 ，很多天的。”

“我答应了！你听，这句话的后面是个惊叹号，有一缕粗哪！说明我经过仔细考虑，下定决心的啦，不是随口说说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放心了。

然后，我们就从 2006 年的 8 月 2 日，到了 2009 年的 8 月 2 日。

整三年。

这三年里，她欺负我，给我立家规，我乖乖受她欺负，一切家规都乖乖照做。

她说：我说梦话可以骂你，你说梦话不可以骂我。OK，我照做。她说：我有权力以武力强迫你认错，你没有权力以武力强迫我认错。OK，我照做。她说：我说你错，你就是错，必须虚心认错，闭门思过。OK，我照做。她说：男子汉大丈夫，要上得厅堂入得厨房，所以家务要多做。OK，我照做。她说：我玩游戏是求知、创新、勇于发现新事物，所以不得嘲笑我，要支持我；你玩游戏是不务正业、不求上进、不思进取，所以一有苗头，要赶紧掐掉，我也有权阻止你的堕落。OK，我照做。

.....

这还不算最惨的。这三年里，她每天揪着我耳朵问我谁最好谁最美谁最漂亮谁最……答案不是她，于是重问。周而复始白加黑——她说这是她从书里看到的一种心理暗示法，只要问得多，我就会条件反射地知道她最好她最美她最

漂亮她最……OK,我照做。

这三年来,我打退过的情敌十个手指头数不清,那些败走麦城的家伙个个对我怀恨在心,她在我怀里被保护得好好的。我是真的想和她天长地久的。

但是,三天前,我们吵架了。刚开始不过是吵着玩玩的,谁想越吵越冲动,她说:“分手!”

我说:“分就分!”

然后她就收拾个小包袱离家出走了。

以上这些不平等条约,我在她出走的这段时间全想起来了。新仇旧恨啊。

然后,她就打过电话来,委屈兮兮地说:“不分手了,哥哥。”

“分也是你,不分也是你,反正三年期限也到了,这次一定要分!”我火大地摁了电话。

过了半秒钟,我抱着肚子嘎嘎笑:“终于A到你了,小妖精。”

然后,然后,她就躺进医院了。

我坐在她的床前。

早知道这样,兜兜,我就不说这么绝情的话来A你了。你也就不会一边哭着一边往家跑,然后被车撞到整个人都像片叶子飞起来了。

对不起啊,兜兜。

兜兜,我不该在听到你大学第一学期就亮了五门红灯时嘲笑你,真的。其实我比你还惨,《数理概论》100道选择题,我活活错了101道,因为打游戏打晕菜,我把我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了。所以,以后咱们进修会计师的时候,彼此监督学习吧,我再也不说你在旁边我学不好的话了,你不在我的旁边,我更学不好。

兜兜,我其实也不该笑话你的字写得丑的,不过,谁让你看到我写给你的第一封情书要笑话我呢,居然还打起一把长耳朵兔伞,说是我的字斜得跟下雨似的,你要当心把自己打湿了。现在是计算机时代,谁还能写得好字呢,你说是吧。

兜兜,我其实也不该在你画了一个怪兽说是我的时候,硬要画一头猪来说是你。我一个大男人,当当怪兽怎么了,至于要跟你这么较真吗,虽然你吃起来

